

夜一旦降临，上塘便黑下来。上塘黑下来，房屋、院子、屯街、草垛、田畴、土地便统统睡着，进入梦乡。上塘读过书的人都知道，地球是圆的，它绕太阳转时，这一半黑了，另一半就亮了；这一半睡了，另一半就醒了。即使没有读过书的老辈人，也从电视上知道这一点。美国“9·11”事件后，有人在街上说：“听说没，美国大楼夜里被飞机炸了。”就有老者纠正道：“咱们是夜里，美国当地时间是白天。”

当地时间，上塘人清楚，就是和上塘时间正好相反的那半球的时间。可是，不管他们多么清楚那半球的时间和这半球的时间不是一个时间，一觉醒来，他们还是觉得他们的时间就是那半球的时间，他们的感觉告诉他们，上塘黑了，地球就黑了，上塘醒了，地球就醒了；他们的感觉还告诉他们，夜是一只蛋壳，一只放大的蛋壳，它是被公鸡啄破的。那公鸡，是上塘的公鸡，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的公鸡。因为每到凌晨三四点钟，上塘的公鸡就叫起来，它们伸着脖子，一遍一遍。它们的叫声，本来是从鸡窝里传出来的，可是因为透过墙缝，穿过了夜空，震撼了大地，仿佛就是来自那半球的声音；它们的叫声，本来只响了一个时辰、十几分钟，可是因为它们不停地重复，一个一个传染，在家家户户

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，照耀的，却是上塘这个世界。上塘这个世界，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，一个清晰的、湿漉漉的村庄，便像刚从蛋壳里

蹦出的小鸡，活脱脱地诞生了

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，照耀的却是上塘这个世界。上塘这个世界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，一个清晰的、湿漉漉的村庄便像刚从蛋壳里蹦出的小鸡活脱脱地诞生了。

的院子里此起彼伏，在上塘人听来，仿佛响了一万年之久。

上塘的夜那么厚，厚得无边无际，厚得就像三座大山，可是，上塘的公鸡一叫，夜就透了亮，大地就抬了头，万事万物就苏醒过来。上塘的鸡们和人们，和大地上的万事万物，一同被夜孕育、孵化、成长，仿佛鸡长得最快，它们无法忍受蛋壳的束缚，率先挣脱黑暗，接着，上塘的人们，便扭动了风门，打开了鸡窝鸭窝，抽动了草垛上的草，点燃了灶坑的锅底，接着，房屋醒了，院子醒了，草垛醒了，屯街醒了，蛋黄一样金灿灿的日头从大地抬头的地方升起来了。

日头蛋黄似的从东方升起，更证明了上塘人的感觉，公鸡把蛋壳啄破，蛋黄便明晃晃地露出来。它从东方升起，离上塘那么近，似乎就在房东的田边地头，可是，若等上一会儿，等它离开地面，你才知道，却是远得不能再远，就和公鸡的叫声一样，恍如来自那半球。

它升起来，看似在眼前，实际上，却是来自另一个世界。

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，照耀的，却是上塘这个世界。上塘这个世界，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，一个清晰的、湿漉漉的村庄，便像刚从蛋壳里蹦出的小鸡，活脱脱地诞生了。

上塘，是一个村庄。一个很小的、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。它位于黄海北岸，离海边约十几里的路程。你若是内地人，一听说在黄海北岸，又离海边只有十几里，会以为它是一个渔村，是海边上的人家。其实不是的。

上塘与海毫无关系，潮起潮落听不见，孤帆远影望不到，滩涂养殖没上塘一分一寸，偶尔馋了，想吃鱼腥，还要走十几里路，到集市去买。

上塘地图上没有，地图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，就是没有上塘。有一年，一个刚学过地理的学生，不晓得他眼中的上塘那么大，为什么地图上没有，一个劲儿问地理老师，老师被问得不耐烦，火了，大声道：“回家问你爷好啦！”

那学生回家，真的就在饭桌上问他爷，谁知，他那根本没读过书的爷，愣怔一会，也火了。他爷火了，当然不是冲着孙子，而是冲那个制造地图的人，他摔了筷子大声怒吼：“上塘这么大，又是地又是道，光人就好几百，地图上为什没有？”

吼完，思谋一会，觉得不对，又接着吼：“地图上有没有算什么，难道能把上塘从地球上抓了去不

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，照耀的，却是上塘这个世界。上塘这个世界，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，一个清晰的、湿漉漉的村庄，便像刚从蛋壳里蹦出的小鸡，活脱脱地诞生了

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，照耀的却是上塘这个世界。上塘这个世界

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，一个清晰的、湿漉漉的村庄便像刚从蛋壳里蹦出的小鸡活脱脱地诞生了

成？！”

上塘从地球上抓不去，自然是经历了岁月的检验。上塘近八十年，曾发生过两次特大洪水。第一次，是五十年代末，那次雨并不大，但下了三天三夜，水从十几里外的海边漫过来，先是漫上河套，然后一点点吞没稻田，镜子一样一望无际，吓得上塘人在屯街上大喊大叫，说完蛋啦，这回可完蛋啦。谁知，挺过第四夜，第五天天一亮，发现水仿佛一个遭到棒打的贼似的，偷偷回落了，万顷大田得意洋洋露出水面。第二次，是八十年代中期，雨水瀑布似的从天而降，只五个小时，就迅速淹没河塘、稻田，漫上屯街的老井，吓得人们纷纷回家打理行装，准备逃走。可是，就有性格倔犟的人坚决不走，他们眼见着水浸了院墙，进了屋子，上了炕，上着上着，不知怎么，再也不上了。水不但不上了，还接到什么命令似的，乖乖地后退，当它退出屋子，顺河塘滚滚而下，向十几里外的黄海流去，立体的上塘，又凸现在大地上了。

只不过经了水的浸泡，稻田里的稻子趴到了地上，河塘的塘底淤了泥，土炕的炕基塌陷下来，但毕竟，地还是地，房还是房，上塘还是上塘。

上塘是一个大水冲不去的村庄，四十几户人家。几百亩水田，几百亩旱田。水田，分布在南边，在一条水塘的四周；旱田，分部在北边，在一块坡地的腹部，屯街上的人家，便坐落在旱、水之间，如同捆在腰间的一条腰带。

上塘,指的既是南边的水田,又是北边的旱田,更是水、旱之间的腰带。上塘的上,是针对河塘而言,河塘低洼,又在腰带下面,从低洼往高处走,需步步登高,于是,也就有了上塘。实际上,应该叫塘上。

不过,叫什么,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太阳一出来,就照见了这个村庄。它实实在在,近在眼前,光彩夺目。地垄紧紧贴着大地的腹部,若是春天,阳气上升,地垄上有雾霭浮动,飘飘渺渺,梦一样;河流不息地穿地而过,若是夏天,雨水湍急,须草在两岸荡来荡去,仿佛传说中鬼怪的头发;屯街忠诚地守护在家门口,若是秋天,地里的庄稼成熟,人和马一同忙于收获,进进出出,空气中,人的呵斥声和马蹄的哒哒声在耳畔盘旋,犹如一首美妙的歌;房屋坚实地耸立在屯街之上,若是冬天,天寒地冻,屋檐上挂出串串冰凌,屋里的蒸汽顺门缝溢出,化掉了风门上的霜花,玻璃由暗迅速透明,冰凌刚才还又粗又长,太阳出来,一瞬间化成了水滴,仿佛变魔术一般……这时,你会觉得,上塘根本不是什么村庄,而是一个偌大的物体,这个物体,既是视觉里的,又是听觉里的,既是流动的,又是凝固的,河里的水声和街上的人声相呼应,田里朦胧的雾气和冰凌耀眼的水汽相叠印,它们加到一起,便构成了一个立体的、独属于上塘自己的生命。

上塘是立体的。这当然不光指听觉里的声音、视觉里的形状,更重要的,是上塘有一眼老井,叫高丽井,四丈多深。它坐落在屯街中央,有光滑的井台、青色的石壁、石壁上长满绿色的青苔,青苔间爬着数条被辘辘

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,照耀的,却是上塘这个世界。上塘这个世界,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,一个清晰的、湿漉漉的村庄,便像刚从蛋壳里蹦出的小鸡,活脱脱地诞生了

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，照耀的却是上塘这个世界。上塘这个世界

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，一个清晰的、湿漉漉的村庄便像刚从蛋壳里蹦出的小鸡活脱脱地诞生了

上的绳索磨出的沟痕。据说，是一百年前住在这里的高丽人打的。

虽然好多年不再有人使用，但它的存在，对上塘是重要的，它让上塘人知道，他们的存在，既有着房屋一样的高度，又有着井一样的深度。有一年，一个孩子掉进井里，孩子的父亲顺绳索下去救，没有救出。一个没有救出孩子的父亲，从井下上来，如果不是哭得背过气去，至少也该捶胸顿足，可是那做父亲的，从井下上来，静静地扫一眼大家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不用救了，俺儿正和一群高丽小孩儿在井下玩呢。那里也是一个村庄，住的全是高丽人，男女都穿长袍，说话叽里哇啦。比上塘好，有宫殿，有花园，有摇钱树，简直是天堂。”

听的人们，都以为这父亲是救不出孩子，突然间神经错乱，就有人上去掐他的人中，谁知他嗷叫一声，一本正经道：“你们不信是不是，不信俺带你们下去看。”

自然是没有人相信，也没有人愿意跟他下去看，可是，如果有谁家小孩子调皮捣乱，做父母的管不住，就说：“再不听话，就送你到井下高丽人那里去。”

那孩子不敢再捣乱是自不必说的，然而久而久之，孩子长大，长大的孩子又做了父亲，再教育孩子，说：“再不听话，就送你到井下高丽人那里去。”这上塘与一百年前的高丽人，就有了微妙的联系。

上塘的井下，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，究竟住着多少高丽人，是仅仅一个小孩儿，还是一个村庄，是否也像上塘一样，有着水田、旱田，有着水、旱之间的一道腰带，没人知道。它只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，上塘，有

着一百多年的过去，上塘与一百年的过去，只隔着四丈的距离。

上塘与过去隔着多长距离，对上塘也许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用这么短的距离，亲近着这么久远的过去，足见上塘是何等的结实，何等的厚实。

## 2

上塘的腰带上，有三条街：前街，中街，后街。街与街的间距，不过三十米。跟并下一百年的距离差不多。

然而一百年的过去和近在眼前的现实，终究是不一样的。过去再近，只能想象，不可琢磨。现实的上塘，前后街人家，只要打开风门，就鸡犬相望了。前街人家要是有人不小心放了个屁，后街人家就可听到一声响亮的“不”，后街人家夜里睡觉不慎忘了挡窗帘，夫妻之间的亲密就被前街人家看了去。后街上王德生家的三儿子王三儿，因为缺心眼儿打了半辈子光棍，好不容易经人介绍讨了个兽医的女儿，结婚那天，客人刚刚散去，就把媳妇拖到炕上做事儿，那媳妇虽然也缺心眼，但却知道大白天做那事儿让人笑话，坚决不从，嘴被王三儿的嘴堵着，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。她呜呜地叫，意思是让王三儿挡上窗帘，王三儿哪里肯等，扑倒媳妇再不放松，在媳妇身上上下下翻腾，关键时咬着媳妇耳朵大叫。结果，第二天，就有无知少年集合起来，拖着几个女孩，到野地里去温习。他们压在女孩身上，也上下翻

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，照耀的，却是上塘这个世界。上塘这个世界，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，一个清晰的、湿漉漉的村庄，便像刚从蛋壳里蹦出的小鸡，活脱脱地诞生了

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，照耀的却是上塘这个世界。上塘这个世界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，一个清晰的、湿漉漉的村庄便像刚从蛋壳里蹦出的小鸡活脱脱地诞生了。

腾，也咬着女孩耳朵大叫，结果，那被压在下边的女孩，于吉安的女儿于玲，因为过度惊吓，得了恐惧症，一听声音，就满街疯跑，害得男孩父亲赔了好几千块钱。

所谓街，是由房子派生的，先有房子，才形成了街。上塘的房子，新旧差别很大，分老、中、青三代。老的，大都在前街。

房子老，跟人老是不一样的。人老了，要掉牙、秃顶、腰杆佝偻，而上塘的老房子，不但不掉牙，不秃顶，不腰杆佝偻，反而比新房还要气派，有威严。当然那气派，也是旧有的气派，威严，也是过了时的威严，砖是一尺见方的方砖，墙显得又敦厚又壮实，瓦是深垄宽沟的灰瓦，盖在房顶上让人觉得又厚重又深沉，房檐四角，雕有飞龙图案。说是龙，仔细看，像毛毛虫，其实是非龙非虫，四不像。外墙正中，矮有一尺见方的空阁，作为供奉神灵之用。神灵怎么会钻到墙里，大概只有墙知道。

正房两侧，还有东西厢房。厢房和正房一样，举架庄重，砖瓦厚实，一律有供奉神灵的空格，一律有木格窗户，窗户外面，都斜对着大门门口。那门口，九尺高的门庭，正对街面。据说，这是解放前上塘大地主周弯子建的房子，土改之后分给了穷人。周弯子的爷爷，在镇子上给有钱的掌柜当跑趟的。有一天，有人给掌柜送信，说第二天高粱涨价，让他赶紧囤积高粱。谁知，掌柜的正在后院设赌，跑趟的私下里拆了信，得知消息后，一口气跑回家，将消息透露给他父亲，他父亲连夜

借钱，四处收买高粱，几日之内发了横财，成了财主。那时的高粱怎么就那么值钱，大概也只有高粱知道。

大地主周弯子，祖上因为有钱，房子造得气派，但毕竟年深日久，外表旧得不能再旧，瓦楞上长着一簇簇青草，墙壁上沉积着黄一块紫一块的斑痕，让人看了沉闷、压抑，心里不免也要长出青草，再加上厢房已无人居住，门口的门边另挡起了牲畜圈，牛马粪味不绝如缕，年轻人呆久了，心里不光长出青草，长出大树也说不定。

晚于老房子的，当然是中街，它们是前街的后代，前街的儿子，比老房年轻三四十岁。它们的出现，大都因为父母在老房里生养了一堆儿女，到儿女长大，老房子住不开，需要向外扩张，就把房子盖到后边。

生养儿女的，本是父母，向外扩张的，却要儿女自己。因为他们的父母生养太多，实在没有能力管了。就说前街东头的老申太太，细脚伶仃的一个镇上女子，却为申家生下五个五大三粗的儿子，三个人高马大的闺女，闺女再大，嫁给别人家，不用管房，儿子不行，不但管房，还得管娶媳妇。可是她的丈夫申明义，十几岁就在外面当装卸工，中年回乡，哪里懂得过庄稼日子的路数。不会过，又不能不过，要过，儿子大了，就得给儿子娶媳妇，盖房子。危难之中，只有选择一条路，只管娶媳妇，不管房子。老大结婚，老大自己出去盖房，老二结婚，老二自己出去盖房，老三结婚，老三自己出去盖房，剩下老四和老五，就问，哪一个能养老？能养老的留下，不能养老的也请滚蛋。说是问，其实早已经

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，照耀的，却是上辈子这个世界。上辈子这个世界，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，一个清晰的、湿漉漉的村庄，便像刚从蛋壳里蹦出的小鸡，活脱脱地诞生了

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，照耀的却是上塘这个世界。上塘这个世界

一旦进入日光  
的照耀之下，  
一个清晰的、湿  
漉漉的村庄便  
像刚从蛋壳里  
孵出的小鸡活  
脱脱地诞生了

内定给小儿子了，小儿子腿有病。

赤条条从父母那里滚出来，身无分文，又没像老辈人那样赶上土改，凭空就能分得雕花瓦房，要平地盖起房子，实在是难上加难。东凑西借，把媳妇结婚的彩礼搭进去，好容易凑足一点钱，房子也就盖得很不讲究，稻草苫顶，黄泥打墙，虽然才只有二十几年，却早已是墙壁斑驳，屋笆塌顶了。

在上塘，最好的房子，要算后街了，它们多建于九十年代末期。你绝不要以为，中街是前街的儿子，后街就一定是前街的孙子，不一定的。他们中有的就是那些被父母赤条条撵出来，虽是无助却必须独自支撑世界，在中街盖了个泥巴房的主。他们从把房子盖起来那天起，就在心里发狠，等什么时候行了，一定盖一幢阔气的房子。他们这么发狠，并不知道自个到底什么时候就能行了，只不过是一时赌气，就像一个软弱的孩子被别人打翻在地，爬起来指着对方说，你等着，等俺长大再……当真长大，早把发下的狠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那老申太太的四儿子申作林，和弟弟只差一岁，弟弟跟母亲住，不必盖房，他小小年纪，却要自己出来盖房，就赌气发誓的，等俺能行再……然而春夏秋冬忙着，地里家里忙着，不到一年，早把发下的狠忘了。谁知，没多久，他的舅哥在城里搞建筑搞通了路，把他也带出去了。

舅哥之所以要带姐夫，而不带妹夫和别的什么夫，是因为他的姐姐对他有恩，见他在外面胡作非为也不举报。有一次他在镇上帮一个有名的地痞打架，被正在

赶集的姐姐看到，他的姐姐回家却只字没提。他的姐姐要是举报了，他的父亲能打断他的腿。就是那个地痞，日后做了包工头，成全了他的建筑事业。

当姐夫的命运隐在生活如此深远的缝隙里，实在是难以想象。跟着搞几年建筑，虽是做苦力，钱一年还是挣下几千。一个乡下人，一年就挣下几千块钱，旧有的想法不由得冒出新芽，不由得一天天茁壮，等到三年五载，钱积攒下来，一幢阔气的房子就由心里移植到后街，在后街拔地而起了。

当然，也不是所有发过狠的儿子，都有这样的舅哥，他们不但没有这样的舅哥，却还摊上一个多病的老婆。申作林的同胞哥哥申作平，盖房不到三年，老婆就得了股骨头坏死病，他不但扔不了家，出不了民工，还要常年付出药费，还要又当男人又当女人。如此情况，房子再小，再旧，也只有等到他的儿子长大了自己去盖，就像当初他的父母把他们撵出来自己盖房那样。

所以，后街的新主人，有的，还真的就是中街的儿子，前街的孙子。他们把一个阔气的房子盖到后街，才不过二十几岁。就说申作平的儿子申福生，母亲有病，念不起书，看不到希望，反而在绝望中获得了新生，他十六岁就跟大人出去当民工，他当民工，却不像大人那样安分，他下班后到处乱逛，逛到工地门口一家专卖通信器材的商店，就挪不动腿。他挪不动腿，本是喜欢那里的手机，可是时间一久，就和那里的老板混熟了。那老板是一个老者，替儿子管理商店，见这民工小子虎头虎脑，挺招人喜欢，问他愿不愿意出国？出国哪有不

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，照耀的，却是上疆这个世界。上疆这个世界，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，一个清晰的、湿漉漉的村庄，便像刚从蛋壳里蹦出的小鸡，活脱脱地诞生了

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，照耀的却是上塘这个世界。上塘这个世界

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，一个清晰的、湿漉漉的村庄便像刚从蛋壳里孵出的小鸡活脱脱地诞生了

意的，一口咬定愿意。不久，老者就把他介绍给一家专招出国做劳务的公司，让他上南非做劳务。说是劳务，实际就是苦力。那引见的老者，并不知道出国干劳务比干民工还苦。但申福生二话没说，一狠心就借钱去了。虽说要交很大一笔押金，虽说语言不通，牛马不如，可三年回国，还掉借款，拿回了三万多元。有三万元做底，对新生活的安排，一下子就跳出了上一代的格局。

后街的房子，是阔气的，他们的阔气，不只体现在雨顺比老房宽一米五，举架比旧房高一米三，更重要的，还是里边的格局。这些建房的新人类，因为大都在外面当过民工，给城里人盖过楼，搞过装修，了解到那些不同于上塘房子的新格局，就把这样的格局也搬到上塘来。进门也有厨房，尽管厨房里安的是大锅，不像城里厨房一律煤气灶，但锅台又宽又大，台面一水儿磁砖，不像老式灶台石灰磨面，又窄又小；厨房里边，也有餐厅，尽管与客厅合为一体，圆桌、木椅、沙发、电视都聚集在一个屋子，不像城里餐厅是独立的，但终究是功能齐全，不像老式房子吃饭做饭混为一谈，饭碗里常常落下一挂灰尘；餐厅客厅后边，也有储藏室和衣帽间，尽管里边放进一些破烂，有时甚至还要放进地瓜土豆，不像城里储藏室衣帽间那么干净，但终究衣服再也不用常年压在木柜里了，要穿时，伸手就可拿到，终究冬天里，人不必跟那地瓜土豆一起滚在炕上；厨房里边，也有卧室，尽管也还是火炕，不像城里那样家是床，但终究老人和年轻人分开了，大人和孩子分开来

了，各有各的房间，再也不用老少好几辈挤一块，做女儿的，再也不用眼见得胸脯鼓了起来，却还要和爷爷爸爸住在一起。

总之，上塘后街的新房，除了没有卫生间，凡是城里有的，他们都有。逢年过节，住新房的小辈人，到前街给老人拜年，脚步刚转过街面，还不等进院儿，心就一程程沉下来，仿佛又回到万恶的旧社会。有些当小的，被父母清身撵出来，心里一直怨恨父母，可是往往在心沉的瞬间，良心突然发现：爹妈一生生下好几个孩子，叽哇乱叫把他们养大，省吃节用，辛辛苦苦一辈子，却没有住一天好房子。有了如此发现，问好时，不免就跟出句：“到后街住几天吧。”

聪明的爹妈，是坚决不答应的，你没能耐给孩子盖好房，怎么有脸住孩子自己盖起的好房！当然都是自个身上掉下的肉，孩子的能耐也可算作自个的能耐，可是他们似乎总能看定一个结果：住几天，还是要回来的！与其从亮堂堂的大房子里回到黑瞎瞎的小屋，还不如就老老实实呆在小屋，眼不见心不烦。

但总有一些爹妈生性轻浮，目光短浅，看不到事情的结果，儿子一叫，立刻答应，轻飘飘迈着碎步，蹭蹭蹭就去了。当那个结果抵达他们身边，一脚迈进旧有的黑暗，当夜，就发起了高烧。

那是申作林的母亲老申太太。老申太太其实并不是一个轻浮的女人，儿子盖房上梁弄得那么隆重，上塘男女老少都请去了，孙子来叫了她不下三遍，她坚决不去。可是不知怎么正月里儿子一叫，就去了。

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，照耀的，却是上塘这个世界。上塘这个世界，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，一个清晰的、湿漉漉的村庄，

就像刚从蛋壳里蹦出的小鸡，活脱脱地诞生了

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，照耀的却是上塘这个世界。上塘这个世界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，一个清晰的、湿漉漉的村庄便像刚从蛋壳里蹦出的小鸡活脱脱地诞生了。

实际上，没有一个爹妈不盼儿女有好房，没有一个爹妈不想看看儿女住好房，说不去，是面子不到。当初，无奈之下让老四滚蛋，她看到了老四灰溜溜的眼神。老四是五个儿子当中最老实、最没有本事的一个，寡言少语，拙嘴笨舌，让这样一个孩子清身出门，做母亲心里的疼只有自个知道。那时，她就发誓，将来儿子过好了，不亲自来叫，绝不登门。

儿子终于亲自来请了，怎么能不去呢？！

老申太太换了一套干净衣裳，迈着小脚，在很多人的眼目之中转过前街，朝后街去了。房子确是要多敞亮有多敞亮，老太太一进屋时，都有些傻了，愣在那里好半天说不出话。可是，更令老太太说不出话的，不是房子，而是她的媳妇，她的四媳妇看到她，脸拉得比冬瓜还长。请她来住，儿子是随口说出的，根本没跟媳妇商量，而儿子家的房子，若是没有媳妇，没有媳妇的兄弟，哪里盖得成！

不经媳妇同意，就私自把老太太接家来，不但脸要拉长，眼也要拉长，不但眼要拉长，说话的音调也要拉长：“哎呀，是不是怎么也想不到，恁四儿也有今天——”

一辈子要强的婆婆，看到这一节，听到这一节，是说什么也要走的，可是，那儿子向来倔劲，坚决不让母亲走，直往屋里推，正推着，拜年的人又一个个进来，骑虎难下，只有打掉牙往肚子里咽。顺水推舟，在儿子家住下来，直到脑门一程程烧起来，直到手心脚心一程程烧起来，让儿子背回家去。

老申太太发起高烧,看上去,是因为看到儿子好房子,对比自家的破房子闹的,其实深层原因,还在儿媳那里,这一点,上塘人不知道,想也是能够想到的。不过,那另一层原因,上塘人就无论如何想不到了。六十几年前,日本人进镇,把她从镇上赶到乡下之前,她曾是镇上有钱人家的大小姐,她曾住过有储藏间的阔房子,儿子家的储藏间,让她想起了储藏在心底六十多年的过去,想起六十年来牲畜一样不断繁殖的辛酸……如此内火外患,不发起烧来,是不可能的。

不管是什么原因发烧,反正是发烧了,不管那发烧的原因上塘人知道不知道,反正由房子引起是没错的,所以,上塘前街上的人家,不管有无儿子住后街,轻易是不敢往后街去的,即使偶尔找鸡找鸭走到那里,也草草望一眼赶紧扭头。

不过,一时轻浮去了儿子家的母亲,说她没有长远眼光,看不到事情的结果还是有些冤枉了,她确实被亲生儿子的邀请迷惑了,没看到事情的结果。亲生的儿子,身上掉下的骨肉,谁又能保证不被迷惑呢。然而,当她发了几夜烧,躺了几天,药片大把大把吃上几天,一把老骨头又有了力气,能够翻动,混混糊糊的脑袋瓜子又一点点清醒,看到炕上的土豆,地下的柜子,柜前的老桌,桌上的旧电视,见屋里哪哪都是满的,什么什么都近在眼前,不免要看到这样的结果:儿子家那大房子,好倒是好,就是太空了,乡下日子,还是满一些好。

空,其实正是上塘新房的特点,他们建了客厅,却一年也接待不了几个客人,锅台那么光滑,活忙时,饭

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,照耀的,却是上塘这个世界。上塘这个世界,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,一个清晰的、湿漉漉的村庄,便像刚从蛋壳里蹦出的小鸡,活脱脱地诞生了

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，照耀的却是上塘这个世界。上塘这个世界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，一个清晰的、湿漉漉的村庄便像刚从蛋壳里蹦出的小鸡活脱脱地诞生了。

做好，蹲到锅台就吃，根本用不着上桌。他们干一天活，累得腰酸胳膊疼，吃了饭就想躺下，看电视也要躺着看，把个电视搬到屋里，沙发白白晾在了那里。他们一年四季，也不过十来套衣裳，即使挂起来，也挂不上衣帽间的一个角，再说那衣裳放柜子里习惯了，冷丁挂起来，像吊死鬼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他们盖完房子，男人就到外面打工去了，家里只剩下老婆孩子，偌大一个房子，还要分南屋北屋，岂不有些瘁人！且到了春天，那些本该放在炕上的地瓜土豆放在了储藏间，烂得一塌糊涂，比狗屎还臭的臭气从门缝蹿出来，弄得整个家臭气熏天，像个畜圈！

所以，这看上去照搬了城里格局的房子，也仅仅是照搬了格局而已。

所以，那些先前经不住亲情迷惑，到儿子家住了几天的母亲，回来过不了几天，也就彻底想开了。她想开了，不是还听儿子的迷惑，还去带着挑剔的眼光、批判的眼光，不是。去是坚决不去的，所谓想开了，是说逢年过节，也和新房子一样张灯结彩，你家贴对联，我也贴对联，你家贴福字，我也贴福字，你家对联上写生福发财地，吉祥如意门，我家也写生福发财地吉祥如意门，反正不管新房老房，都占着地，都有门，反正个人有个人的福，个人有个人的吉祥。至于是否能发财，那得看天意。人老了，没什么气象了，要发财难上加难，求财，也是为儿女求，求儿女发了财，都盖大房子。

本来想开了，是因为大房子空才想开了，觉得乡下房子，还是满一些好，可是一旦想开了，从头过起了日

子，年头月尽求财祈福，想的还是大房子。似乎空，也算不得什么，似乎空，也是一种有，要不，怎么看了房子就害了一场病呢？

### 3

上塘人对于房子的感受，真的是说不清楚的。就像是葫芦里搅了茄子，分不出青红皂白；就像是水塘里沱过的乱麻，剪不断理还乱。说到底，上塘人还是太要强了，太讲体面了，当一颗要强的心得不到满足，患得患失就成了葫芦里的茄子、水塘里的乱麻。

老申太太的运气，还算好的，自己盖不起大房，终归儿子盖起了大房，到大房里走一回，虽搅乱了心情，发了一场高烧，然而压抑了六十多年的情感，毕竟通过儿子的大房子，还是发泄了一回，稀释了一回。就有命苦的女人，要了一辈子强，不但自己盖不起房，儿女也盖不起房。

就说前街西头李光头女人，男人一辈子又馋又懒，集体时赶大车，分田后没有大车赶，身子不舒坦，借钱买了辆大车，置了一匹马。可倒好，借着马腿，今儿个东边逛逛明几个西边逛逛，拉两趟运输钱，不够他喝酒，一辈子与前街大地主留下的王家大院毗邻，住在两间矮趴趴的小草房里，风一来就倒塌的样子。

喝也不要紧，住草房也不要紧，你这辈子这样，也就这样了，大闺女嫁到山南头，本已是泼出去的水了，可是结婚不到半年，做父亲的，居然赶着车，去把闺女

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，照耀的，却是上塘这个世界。上塘这个世界，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，一个清晰的、湿漉漉的村庄，便像刚从蛋壳里蹦出的小鸡，活脱脱地诞生了